

□ 黄树生

故乡的秋

四季像一曲生命的乐章。春天是乐曲的“拨弦”，她轻快华丽，充满苏醒的气息；夏天是乐曲的“极板”，她奔腾激越，放肆张扬，处处透着成长；秋天是乐曲的“和声”，她像一个成熟稳重的智者，巍峨壮怀，宁静祥和；冬天是乐曲的“绝响”，她岑寂内敛，余音绕梁，孕育新的希望。

喜欢故乡的秋，就像刘禹锡的《秋词》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”，没有伤怀，没有感性，只简单固执地喜欢秋天这段似龙吟虎啸、又似涓涓细语的乐章。

清晨，晨曦未穿，公鸡头顶红冠，跳上院墙石板最高处，引吭高歌，引得山雀欢叫啼鸣，让早起的人感到振奋！我也不例外，迷迷糊糊起床，来到院子，邻居家屋顶炊烟冉冉，他们在做着早饭，为农忙下地准备着。

家禽放出来了。母鸡领着小鸡仔在院子里找食，它们叽叽咕咕地叫着，似乎是为呼吸到清新空气开心不已，又像是为能填饱饥肠辘辘的肚子而开怀大笑！圈里面牛儿咩咩的呼唤着，看着它可怜巴巴的眼神，顾不得洗脸，忙抓了一把青草扔过去，牛儿欢快地摇着尾巴。最懒的要数栏里面的猪，太



阳爬上山头，它们还在窝里打呼噜，不时哼哼唧唧地挠痒痒。不一会儿，饭菜上桌，早饭就在这样各种动物的叫声和锅碗瓢盆交响中度过——清晨的乐章是清新的。

秋的灵蕴在田野。割稻谷、打稻米，广阔的田野充满砰砰砰的“哒斗”脱粒声，乡亲们有的三五成群抬着“哒斗”走在田埂上，吆喝出声，有的牵牛赶马纵横阡陌，搬动着沉甸甸的谷包往家赶，有的忙着将

进仓的苞谷、稻子等扒到院子里晾晒……他们忙碌着，挥洒着汗水，脸上是喜悦的表情，这是他们辛勤劳作的回报。

扎好稻草垛，半大孩子们可以忙里偷闲到田里、河里玩耍了。抓蚱蚱，捉青蛙，扑蜻蜓，抓鱼。我们用自己编的竹篓子放在河水窄细处，其他人用棍子在上游“折腾”赶鱼，然后抬起竹篓子，就能看到活蹦乱跳的小鱼。每一次抬起竹篓，大家都会哈哈大笑，阳光下，水花激越，水流如山，那是大人们不能感受的快乐。

更有趣的是抓泥鳅。没有完全干涸的水田，表面全是泥鳅洞，泥鳅很滑，想要抓到必须讲技巧，大家比赛谁抓得多，输了的被黑泥敷脸上，捉泥鳅变成“打泥仗”。这样的“不亦乐乎”终于被大人门的呼喊声打断，大家四散而逃，有的跳到河里面去了——晌午的乐章是热烈的。

傍晚，从山间田野归家的人们步履深沉，那是他们身上带着满满收获的缘故，他们衣服藏汗、头发纷乱。他们谈论着今年的收成，述说着明年调整栽种的计划。牛儿、马儿们也乖巧地沿路返回……远处，秋天的晚霞像定格在天际，像一幅瑰丽多彩的油画。打破画面平静的是归巢的鸟儿们，它们喧闹着、追逐着，叽叽喳喳地回家，应该也充满收获的喜悦吧。

农家人很快收拾出一桌菜肴，都是些农家菜，土豆、山药、豆腐，小肉炒野菜，还有自酿的甜酒，简单而美味。小孩子们洗完手还没来得及抹干，就急忙坐桌边，争取能第一时间尝到第一口美味。

黄灯如豆，月亮不知不觉爬上山头，整

个村热闹起来。大人们走家串户，有的借农具，有的还东西，引得此起彼伏的狗吠声不绝于耳，农家人总有忙不完的农事。借着皎洁的月光，有“胆大”的小伙伴们到村前的河边玩，接着便响起各自家长叫骂声——傍晚的乐章是温馨的。

我在院子里面拨弄着一个“小玩意”，那是一个用狗尾巴草编的蝈蝈小笼子：取数根狗尾巴草，捆住有绒毛的一头，留下长长的杆交替压绕，最后打结可成。在院子里抓一只蝈蝈放进去，看着它在里面爬上爬下，不时发出古怪的叫声，引来弟妹们争抢。笼子坏了，蝈蝈一下子跳出逃跑，旁边小狗一个急跳，一口就吞下肚去，留下我们在原地目瞪口呆……

月上梢头，忙碌一天的人们进入梦乡，村子慢慢变得沉寂。此时，繁星点点，四野空旷，晚风拂人，只有睡得晚的人家户留一盏孤灯，与月相映成趣。不远处小桥流水哗哗响着，翻滚的浪花泛着白光，泼溅出叮叮咚咚的声音。

屋舍周围，不知名的昆虫忽高忽低地叫着，田里或高或矮的稻草垛，像古老的士兵，一动不动矗立着守护村庄。昼伏夜出的动物们出动了，林中追逐猎物的猫头鹰，偶尔发出一两声“咕咕”低鸣，忽闪间树叶簌簌而落。更远处的大山，黑沉沉地隐匿在厚厚的阴影中，像传说中的神明俯视生灵——夜晚的乐章是静谧的。

故乡秋天的乐章不会结束，生命的乐章也不会停止，因为夜深人静，窗外还有闹铃般的蚱蚱声，唧唧，唧唧吱——

□ 石定远

秋

这个秋天，雨下得有点多，知了听着，一阵密，一阵稀。毛辣果晃悠悠，稻谷摇头摆尾，玉米棒子和红辣椒堆满了楼梯。

打谷机淋了身，收割机开进门，刚修好的大桥任凭风吹雨打。爷爷奶奶呢，边抹芭谷边喝茶，小孙孙坐在门口，托着腮巴看柚子。

那些憨宝鸭肥嘟嘟地可爱，那些姑娘倚窗观雨，偷偷笑，那些小伙子戴着斗笠，戴着口罩，遮了上头，湿了下身。

是谁躲在楼上刷抖音？是谁埋怨没有把黄豆收进门？院子干净了，村庄干净了，河里的水，一股黄，一股清。

二

晨雾悬挂在河谷，炊烟萦绕在山村；山坡上硕果累累，稻田里泛彩成金。

麻雀扑闪着翅膀啄食狗尾巴草种子，摩托车突突突奔跑而去，谁家的孩子扛着黄豆走来，像极了我当年学挑水。

树冠托着的，山村的秋天，田间地头洋溢着欢快语言。镰刀到处，青蛙跳开，汗水比腊肉还咸。

风，驱散了云，云，给大地遮阴。嘴馋的青鸟飞走了，蜡柳树准备着变幻容颜。

三

西瓜染红了孩子的嘴唇，翠绿的石松藏在脑门。石榴像是涂了色彩，迷你，迷你，迷人。

一丝凉风送来一个激灵，大地是温情的母亲，脚丫携带泥土的芳香，登上收割机奔腾。

洁白的云啊，像极了姐姐的裙子，灵巧的白鹤一个盘旋，俯冲落地。捉鱼的小伙戴着面罩有点神秘，知了如同醉汉，跌跌撞撞飞过头顶。

枫香树呵护乡村美丽，晨光熹微，余霞成绮。是谁拉着驻村干部的手不走？他爸爸打新米去了，吃了新米就不留你。

□ 罗国刚

望海潮·两节同庆

雁翔高境，莺穿密树，鸡鸣绿岸人家。影映湖川，风吟烟柳，通衢圆上堆花。诗画艳晴沙。见南流北送，西东东加。潜海飞天，欣酬逐梦大中华。

休谈山水横斜。享万灯烘月，两节烹茶。皎色当筵，黄花作墨，锦成莲桂蒹葭。圆饼话桑麻。更劝酒欢歌，翠羽升霞。四海归心，共随月影到天涯。

当一切尘埃落定，兜兜转转，尘世里一颗善感柔软的心无处安放的时候，文字又成了一场救赎。世情凉薄，到最后温暖人心的还是最初的理想。记得看过一句话，大意是我们那么努力地活着，说到底还是为了当初的那一点理想。是啊，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比得上最初的理想能让心灵温暖的呢。

很喜欢雪小禅写的那句话：人生几度花与月，我有斋居自诩尘心尽的秋凉，也有多情又作一番愁的惆怅。这人生，长的是寂寞，短的是欢颜，可因为这人世的一点点点，我努力地往前飞，往前飞，为的是，化蛹为蝶。

我心甘情愿做这样一只勇敢的蝶，为理想赋予我的喜和暖，努力地往前飞。人生几度花，几度月，也愿像那晚的月亮，破云而出，奋力明亮。



□ 李东花

月亮那么近 岁月那么远

那年秋天，草儿上小学，弟弟小虎子刚满六岁，他调皮，贪玩，爱和草儿捉迷藏。

夕阳的金粉铺满小院，墙角的桂树缀满花蕾，一簇簇相依相牵，漫溢淡淡的清香。勤快的草儿帮家里做好晚饭，她哼着歌儿，擦干净小方桌，摆好碗筷，等候父母从田间归来。这时，草儿抬头却寻不到小虎子的身影。

“小虎子，小虎子，回家吃饭喽！”草儿从村里一直寻到村外，田野静悄悄的，没有小虎子的回应。草儿的声音，穿过玉米地，穿过棉花田，在夕阳里回荡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草儿一路奔跑，小辫子散开了，鞋跑掉了，嗓子喊哑了，心里越发地忐忑不安。她带着哭腔一声声地喊：“小虎子乖，快出来哦，咱妈给我的月饼，姐都让给你吃！”依然没有小虎子的回音。最后，在小路旁边的草丛里，草儿看见她的小虎子，睡得正香呢！他的口水顺着嘴角流着老长。手里捏着一只蝈蝈，吱吱吱地叫个不停。草儿像是看到失而复得的宝贝，轻轻地叫醒小虎子，蹲下来让小虎子趴在背上。

月光的羽毛飞起来，虫儿欢快地唱着歌，花草的甜蜜慢慢溢出，露珠儿一滴滴落在



□ 潘玉毅

中秋琐忆

才觉得端午过去了没多久，却不提防，中秋又已来到眼前。大大小小的超市里，进门处的显眼位置都已摆满各种各样的月饼礼盒。天气也转凉了，早已没有了夏日时节的闷热。

就像蒋捷的《虞美人》和余光中的《乡愁》里所描述的那样，人在不同年龄阶段经历同一件事情，面对同一种情感，内心里的感触是并不相同的。无论看一场雨、听一首歌，还是过一个节，俱是如此。中秋，当然也不例外。

小时候过中秋，心里盼得最多的是月饼，因为月饼可以拿来吃。那时候小店里零食的种类不多，买来吃总是常见的几样。到了中秋就不同了，即使平日里节俭惯了的家长也不会表现得太过吝啬，多多少少会买些月饼回来，给长辈，也给自己的孩子们。

除了月饼，小时候关于中秋的记忆里还留有桂花树的影子。大抵中秋前后，桂花就渐次开了，黄颜色的小花儿落满枝头，风一吹，香气随风而散，可跑数里远。在农村里，你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：明明桂花树在围墙里头，但是馥郁的香气却钻进了墙外行人的鼻孔里。

如果院门没有锁，孩子们便会凑近前去，摘一捧桂花放进裤兜或者衣袋里，等回

土里，沁凉清。瘦瘦的草儿背着胖胖的小虎子，慢慢地走着……

桂花几度香，又见月儿明。彼时，虎子考上镇上的重点初中。草儿更棒了，考上县一中！母亲喜悦犹如夏天的雨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姐弟俩的学费，像磨盘一样，压在母亲的心底，沉甸甸的。母亲推开了扇又一扇的门，脸色越来越凝重了。母亲把一叠钞票，数了一遍又一遍，还差一大截了呢，母亲的一声声叹息，如锤子砸在草儿的心上，生生地疼呢！

夜深人静，草儿悄悄穿好衣服，背着事先准备好的行李，轻轻地开门出来。月亮偏西了，是情深意长的回眸，照在丝瓜藤上，照在桂花树上，也照在草儿心上。草儿披一身月色，渐渐隐在小路尽头。

院子里小饭桌上，压着草儿写好的纸条：“亲爱的妈妈，亲爱的小虎子！我和小虎子一起去广州打工了。虎子要听妈妈话，好好学习，将来去大城市上大学，替姐姐好好看看大学里的图书馆，大学里的大操场。”

又是一年中秋到了，秋天的月亮温润如玉，有着千帆过尽无限的深情。桂花开了，那香，从鼻尖到心间。小虎子已是人到中年，在省城一家高校任教，他拎着大包小包回家了！一家人坐在小桌旁，吃着石榴，品着月饼。虎子说：“妈，还是那年的月饼好吃，我和姐姐一人一块，有冰糖、青红丝，一小口咬下去，那丝丝甜意把整个心都填得满满的。”

母亲低声念叨：“你姐要是还活着，看着咱现在的好日子，看着她的小草这么聪敏好学，该多高兴啊！”

小草黑葡萄似眼睛，像极了少年时的草儿。她乖巧得像只猫，依在姥姥的怀里。虎子轻轻叹了一口气：“我姐从小就主意正，只是这次走得远，她下河救了人家孩子，自己却再也回不来了。”

一家人望着月亮，静静地……

虎子的心隐隐作痛。我的草儿姐姐，你好吗？若有来世，我愿意回到从前，做那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小尾巴，牵着姐姐的衣角，走在回家的途中……

月亮盈盈，像一朵花，又像草儿姐姐微笑的脸！

家的时候装入铅笔盒，这样打开盒子，阵阵香气就会扑鼻而来；有时也会夹进书本里面，等到时间一长，香气已经没有了，但压过的痕迹依然还在，就像人的回忆一样。即使院门上了锁，也难不住身手矫捷的孩子们，“蹭蹭”几下，就翻过院墙去了。

时光就像一叶轻舟，不知不觉就已飘去老远。稍微长大了一些，多经历了几件事，多读了几本书，心智也渐渐地变得成熟起来。此时，除了口腹之欲和赏花的心情，还多了点精神层面的追求。偶然间，看到很多宋代的书籍里每每提及“八月十五钱江潮”，场面是那么壮观，便不由得萌生了想要去看看的心思。这一阶段，中秋与看潮之间，就画上了约等号。

再然后，关于中秋的记忆就同眼、耳、口、鼻这些感官无关了，它变成了一种团圆的象征。与年少时的无忧无虑不同，人在长大以后烦恼也会随之而来。尤其当你远离了故乡，秋上心头便成了忧愁。每到中秋，最怕的就是月圆人不圆。

有时候我也在想，国家安排中秋放假也是大有深意的吧。她或许是想让那些长年在外漂泊的人们，可以找个机会回家，与家人一起团聚，共叙天伦。

至于那些儿女实在回不来的，或者没有家人的，也有人在默默地关注着他们。譬如我的身边，就有一个国网慈溪市供电公司职工、全国劳动模范钱海军名字命名的志愿服务中心，中心的志愿者们每年都会在中秋来临的时候给许多志远的孤寡、空巢老人送去月饼，也送去自己的关心。

事实上，过中秋的不只有人，还有动物。寂寂秋夜里，虽然还有几只秋蝉停在树梢，但已没有了夏日的聒噪；与之相对，秋虫唧唧，用拉二胡的声音取代了喊号子的声音，在静夜里显得别样宁静。

年年中秋，今又中秋。中秋将近的时候，明月当空，照亮万里，不由得让人想起唐人王建的两个句子：“今夜月明人尽望，不知秋思落谁家？”



□ 耿艳菊

人生几度花与月

那晚的月亮实在好，满满的，又大又圆又明澈。我们一家人坐在石砌的台阶上欢喜地赏月。不料一块乌云飘过来，缓缓地遮住了月亮的光辉。我们懊恼地站起来欲回去，却惊喜地发现月亮正奋力地一点点破云而出。我们盯着天空，紧张得不得了，看一轮皓月又明媚端庄地嵌在空阔的天际。

玩耍的孩子觉得有趣，很认真地坐下来，以手托腮，像模像样地“看”起月亮来。孩子难得安静，我趁此向他讲起嫦娥奔月的故事。没想到孩子听完故事竟因此树立了自己的理想，他说，嫦娥一个人住在月亮里，太可怜了，我长大了要开着飞机去救她。

我们大人听了他的理想，心里有几分可笑，而嘴里依然鼓励他：要好好学习，才能救嫦娥哦。这以后，再教他背唐诗，数数时，他竟比以往认真了很多。我们也因此常拿这个远大空远的理想激励他。

看着他郑重其事的样子，我总是会想起多年前的自己。美好的理想在每一寸肌肤里燃烧，那样荒寒孤寂的岁月也变得温暖可亲。其实那时候我正处在花儿一样美妙的年龄，十五六岁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花季吧。可现实的人生里一丁点儿花儿的明媚都没有，已经初三了，面临着中考，整天坐在暗无天日，沉闷的教室里沉闷着，与各种习题搏斗。而让我在这样的环境里安心下来，是激荡在内心的理想：文字和医生。

喜欢文字始于当时在班里传阅的那些港台小说，那也是我初接触文字。另外还源于我爱慕的一位老师，记得那时有个征文比赛，我写了一篇文章，拿去让他看，他说，差不多。我调皮，故意问他到底差多少，他笑，说与作家差远了。我暗暗记住了，把写字成为作家当作理想。而医生的理想就简单得多，是顺理成章的事。祖上是开药铺的，父亲是医生，我自然想

着传承祖业，将来也做个医生。我甚至给自己另起了名字，叫文医，万分虔诚地把这两个字端正地写在课本上。

那时候我是走读生，家离学校不是很近，有二里多路，走过街市，还要经过一段田地，一块坟地。我向来自小，可是却要经过两段黑暗。清晨五点就要起来去上早读，晚自习下课也是九点以后，总是要在黑夜里穿行。我实在应该感谢我的理想，它们为我壮了胆，成了守护的羽翼。走夜路请放声歌唱，我不仅放声唱歌，还一路蹦蹦跳跳，旋转跳舞。

也许是那些港台小说真正走进了一个花季少女的心，我陷在所描摹的爱情里，并对有日月潭的宝岛生了向往之心。彼时，我十六岁，我对这个渺茫远方的向往也成了我对爱情的向往，我想一定有一个人在那等着我，那是我的远方。

然而，直到如今，那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远方，我也已经在万丈红尘里安定了下来，早已把远方耽搁在现实里，和着一个又一个理想，到底都成了空空的理想。

高中以后，我喜欢一个瘦瘦的男孩子，偷偷地谈了恋爱，却似乎并不快乐。我后来的记忆是对高中以后的生活十分模糊，甚至不愿想起那令我充满遗憾和后悔的好时光，因为我忘记了我的理想而浑浑噩噩地度日。读大学时，也是一时兴起，固执地选了一所商业学校，管理专业。刚读几个月，我才猛然发现我的性格是多么不适合这样的学校，及至后来学业上的事我只草草应付，凑合着毕了业。而人生就这样凑合出一条不怎么明媚的路。

反而是那段过去了很久的被理想温暖的短暂岁月，忆起来清晰得像昨天的事一样，总给我心灵的抚慰，以为那是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